

◎ 司卫平 著

# 千年北邙

中国古人的灵魂归宿在哪里？

缥缈的精神家园在何方？

为什么千年北邙『几无卧牛之地』？

远在千里之外的韩国人为什么崇拜北邙……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◎ 司卫平 著

# 千年北邙

中国古人的灵魂归宿在哪里？

缥缈的精神家园在何方？

为什么千年北邙『几无卧牛之地』？

远在千里之外的韩国人为什么崇拜北邙……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千年北邙/司卫平著. ——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16.5  
ISBN 978-7-5348-5197-1

I. 千… II. ①司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3303 号

---

**出版社:**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编:450002 电话:0371—65788808 65788179)

**发行单位:**全国新华书店

**承印单位:**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本:**700mm × 1000mm      1/16      **印张:**21

**版次:**2016 年 5 月第 1 版      **印次:**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**定价:**29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- ①①① 韩国人的北邙情结 / 1
- ②②② 曾经的石破天惊 / 9
- ③③③ 东周王陵之殇 / 19
- ④④④ 安绥神性的山 / 36
- ⑤⑤⑤ 北邙上的华夏第一王陵 / 50
- ⑥⑥⑥ 归葬北邙的天下第一名相 / 61
- ⑦⑦⑦ 变更的东周王陵区 / 67
- ⑧⑧⑧ 吕不韦北邙安魂 / 77
- ⑨⑨⑨ 北邙教父——“刘秀坟儿” / 84
- ⑩⑩⑩ 北邙上的东汉第一大家族 / 106
- ⑪⑪⑪ 东汉的天堂 / 120
- ⑫⑫⑫ 东汉的掘墓人 / 133
- ⑬⑬⑬ 深藏不露的是西晋吗 / 143

- 第 十 四 章 北邙上的昨日黄花 / 163
- 第 十 五 章 北魏洛阳大投诚 / 189
- 第 十 六 章 北邙上的魂灵掇客 / 215
- 第 十 七 章 隋唐大成——丧、葬、祭 / 240
- 第 十 八 章 死者的志与活人的诗 / 255
- 第 十 九 章 大隋的悲和大唐的惨 / 282
- 第 二 十 章 想葬北邙 / 292
- 第 二 十 一 章 “葬在北邙”的疑团和答案 / 311
- 结语 / 319
- 附录 / 322

## 第一章 韩国人的北邙情结

前些日，看到一则资料，说是韩国人来洛阳的北邙转悠，寻找一个死在中国的韩国国王的墓葬，还说有韩国人的墓园在北邙上，我就觉得该来北邙看看。记得唐代诗人王建在《北邙行》中写道：“北邙山头少闲土，尽是洛阳人旧墓；旧墓人家归葬多，堆着黄金无买处。”我倒忽生了兴趣——王建不是说“尽是洛阳人旧墓”嘛，怎么又冒出这么个韩国国王以及韩国人的墓园，难道这个被死亡和魂灵缠绕的北邙，还需要添加一些国际色彩？

资料说的是，洛阳的一位考古学者叫黄明兰，前几年接待了到访的一干搞历史的韩国朋友。学者之间的交流，不用说都是些上下几千年的话题。韩国在三代时期本就是中国的属地，周武王伐纣灭了殷商之后，纣王的兄弟箕子带着部属避难到了朝鲜半岛，被当地的土著推举为国君，后来得到了周王朝的认可，成为周的诸侯国，史称“箕子朝鲜”。因为这段渊源，韩国学者来中国追寻历史，特别是到洛阳寻找些历史，这例未尝不可能，但当得知这些韩国朋友来洛阳的目的是要拜谒北邙，倒有些意外！要说曾是东周、西周都城的洛阳和曾是周代诸侯国的朝鲜有些联系，虽然没有史料记载，从情理上讲是绝对可能的。但韩国朋友到北邙去要拜谒什么呀？难道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的说辞也和韩国有关系

吗？黄明兰想想，似乎还真有些这方面的历史联系。

韩国学者交代的历史背景还真有点遥远。原来早在前57年至668年，朝鲜半岛出现了三个势力较为强大的部族国家，分别为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，历史学家称之为“三韩时期”或“三国时代”。这个长达七百多年的三国纷争时代延续到了我国的唐朝。667年，和唐朝交好的新罗国在唐王朝的帮助下，打败了高句丽国和百济国，统一了朝鲜半岛。为了免除后患，唐王朝远征朝鲜的大臣李绩在新罗国的要求下，将战败失国的百济国的扶余王带回洛阳。据史书记载，扶余王后来就葬在洛阳北邙。韩国人来洛阳是为了寻找扶余王的墓葬。

这样的事情问一般人，还真难知道。韩国人找到比较了解北邙古墓的黄明兰，但黄明兰也只能说出扶余王墓的大致方位，没有办法在北邙遍地的陵墓群中准确地确定，到底哪座墓埋葬着这位客死异乡的国王。黄明兰带着韩国人在北邙寻找了一天，也没什么收获。失望的韩国人只好挖了几棵北邙的青草带走了。

黄明兰说，韩国人韧劲足，不甘心，后来又来了几次，并表示谁要找到扶余王墓，就邀请他到韩国旅游。虽然悬赏很有诱惑力，但也没人敢答应下来，因为要在满山的古墓中寻找扶余王墓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实在是件出力难见功的事情。

洛阳学者蔡运章也曾接待过到访的韩国朋友，他们到了洛阳后，也同样提出要到北邙山上拜谒。当时蔡先生也是不解，韩国人到邙山拜谒什么呀？当韩国朋友说明想法后，他才惊讶地发现，早已经被国人淡忘的天堂归处，竟然被韩国人一代一代牢牢地记在心里，那种惦记直叫洛阳人在心里惊叹！

长期处于“三国时代”的朝鲜半岛，尽管战争频繁，但三国都与当时的两汉、两晋、南北朝以及隋唐保持着频繁的文化和经贸往来，也与千年帝都的洛阳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特别是新罗国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半岛后，与唐朝更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不仅使用大唐王朝的年号，到8世纪中叶，更是开始全面采用唐朝的国家制度。新罗国于788年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，考试的科目也是一样的儒家经典。由于当时的洛阳是唐朝的东都，也是影响巨大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于是成了新罗学子远道求学的首选城市之一。当时中国政府对留学生的待遇标准是很高的，不仅提供衣食及学费，还“视路途远近，差播银两”，而且在他们学成之后，组织进行单独的考试，根据成绩“量才入仕”，准许他们在大唐当官。

据专家考证，仅800年~860年，来洛阳的新罗学者“先后六十余批，人数在两千到三千”。这些莘莘学子中的佼佼者大都在唐朝为官，也有不少人学成回国，成为新罗国的重臣和中国文化的传播者，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。唐代很有名的诗人中就有不少是新罗的留学生，他们的诗句流传很广，其中有些人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，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韩国人崔致远。

崔致远在十二岁就来中国学习，唐僖宗十分赏识他。他的诗文在《唐书·艺文志》里有详细的介绍。《全唐诗》、《唐宋百名家集》、《唐人五十家小集》是我国清朝编的几本诗集，里面都有崔致远的诗作，清朝人把他误认为是唐朝内地的诗人了。崔致远他的诗在唐朝就非常有名，而且流传甚广，韩国人写诗称赞他是“十二乘船渡海来，文章感动中华国”。

秋风惟苦吟，世路少知音。

窗外三更雨，灯前万里心。

——崔致远《秋夜雨中》

这是崔致远在洛阳求学时写下的诗句，凄凉之情不禁让人联想到这些身在异乡的留学生们的情感。他们怀揣着对洛阳向往的心结，又萦绕



着对家乡思念的惆怅，十分的纠结，也十分的可贵！可也正是这一丝凄凉和孤寂，成就了他们的人生。崔致远学有所成后，先是在唐朝为官，后又回到半岛上的新罗国做官。作为新罗国的重臣，崔致远曾多次作为国使来往于大唐与新罗。

崔致远可是洛阳太学为新罗国培养出的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，他不但是新罗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了个人文集的大学者、诗人，还建立了韩国学说的体系，被当今韩国学术界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，有“东国儒宗”“东国文学之祖”的称誉。当时的新罗国有许多学子像崔致远一样，通过来到洛阳镀金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，或者可以说是梦想。因为当时的洛阳有最精粹的中华文化，也是最为繁华的经济中心和最有活力的政治中心。在新罗国人眼中，只要能来到洛阳，自己梦想的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现实。

但也有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者，韩国的历史记录着，这些留学生中客死洛阳的就有二百多人，被合葬在北邙，合葬的墓地被称作“韩园”。1999年5月，韩国著名汉学家、高丽大学研究院前院长金忠烈先生和金周昌博士一行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京华和洛阳当地学者陪同下，曾来到传说中的“韩园”遗址凭吊过，金周昌还撰写了洋洋洒洒的吊唁祭文一篇。

金周昌先生作为韩国著名的汉学者，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，在他的文章里我们读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韩国人对当时洛阳的向往。说句实话，读着金周昌先生的文字，作为一个洛阳人，是十分陶醉的！

金周昌先生的题为《韩流，从何处来，向何处去——谈中韩文化同根同源》的专题报告中这样写道：“最近东南亚地区流行韩国梦。然而，有意思的是，早在一千多年前，在韩国人心中却涌动着强烈的洛阳梦。在今天东南亚人的眼中，所有和韩国有关的事物似乎都很漂亮。而在一千多年前韩国人的眼中，洛阳却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天堂，他们认为所有

洛阳的事物都很美丽。”

文章还写道：“一千多年前，韩国人的平生所愿是盼望能在有生之年到洛阳看看。走在洛阳的大街小巷，感受洛阳的文化氛围，并且盼望死后能埋在洛阳的北邙山。如果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到洛阳，就只能希望死后能埋在洛阳的北邙。如果死后无法埋在洛阳的北邙，就只能期望自己的魂萦绕北邙之巅了。因此在一千多年前的韩国人的心目中，洛阳可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。人间最美好、最让人向往的地方，就是洛阳了。”

金周昌先生还在文章中写到一个很感人的细节，说一千多年前的韩国学子们，都在自己读书的房间贴了一个著名到脍炙人口的座右铭，用以警示自己发奋读书。这个座右铭是：“日夜读书后，欲游洛阳天。为国立功德，芳名百世传。”由此可以看出，当时韩国的学子们是多么期望自己能够通过国家制定的留学考试，来到朝思暮想的洛阳。

也许是为了表达对洛阳学习生活的纪念，也许是为了向后来者昭示一种期许，或者就是单纯地表达对追求的一种向往，那些已经成长为韩国政治文化的精英们，干脆把首都首尔附近的一座山更名为“北邙山”，把流经首尔的一条河也称作“洛东河”，还要把牡丹花称作洛阳花！他们把洛阳这个中华文化的大成之地，当成了念念不忘的一个符号。

韩国读书人把洛阳当成了迈向成功的梦寐以求之地，我们尚能理解，因为那时候的洛阳不但物华天宝、繁盛之极，也是思想、文化、艺术的荟萃之地。但接下来的一些现象就让我有些不理解了。

据金周昌先生的记述，“甚至在他们死后，当丧舆出门时，还要让丧舆前拿招魂铃的人大声地唱：‘哎……哎……你要去遥远的北邙山吗？哎……哎……路那么远，现在过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呢？’”，难道是他们还惦记着洛阳北邙上的韩园或者他们的扶余王吗？但即使是惦记着也不能死后还想着去陪伴呀！看来，韩国人的“洛阳情节”并不是我们想得那么简单！

如果洛阳是他们的故乡，用如此悲哀的歌曲来慰藉亡者的灵魂，希望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这歌声中跨过高山、越过大河，到达遥远的洛阳北邙山上，这不但无可非议，还让人感到亲切。可他们偏偏本地人，又是在自己的家乡死去，却是希望让自己的魂灵归往遥远的北邙，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难道洛阳北邙上是有着一种什么值得寄托的情结，以至于人可以超越家乡和亲族的情感，并孜孜以求吗！

这是绝对可能的，因为这样的传统在韩国一直留传至今，已经成了风俗，在安葬亡者的丧舆出门时，还要唱着这首古老的丧歌，表达他们对死去亲人的哀思，以安慰亡者的灵魂。甚至韩国人在谈起某人死去的时候，不说是死，而是说“去北邙了”，倒是跟洛阳街头巷里的人谈起谁死去时的说辞一模一样！

韩国还有一曲流传很广的民歌，翻译成汉语，歌词的意思是：“洛阳城十里墟，古墓高高低低，英雄豪杰几许，绝世佳人谁忆？”这个民歌至今还在传唱，名字就叫《洛阳城十里墟》。看来韩国人很清楚洛阳的北邙是个魂灵集市。那韩国人究竟是因为什么而情愿舍弃自己生活的家园，让死后的魂灵扎堆到洛阳的北邙山上来凑热闹呢？我脑子里又闪现出了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这句话，韩国人很可能也是冲着这句话，才有了那样的丧歌。这句话是洛阳人挂在嘴边的，但你上互联网看看，才明白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！但咱们不能不叹服，把这句话演绎得最煽情和最有气氛的却是韩国人！

也许就是因为有了韩国人的渲染，现代的洛阳学者开始质疑这句话，说这句话原来的说法很可能是“生在洛阳，葬在北邙”。从韩国人生时对洛阳的向往，到死时对北邙的向往，还真有些飘忽的玄机值得我去生疑——也许“生在苏杭，葬在北邙”这句话是后来人根据“生在洛阳，葬在北邙”演化出来的。学者们这样的质疑只能说是猜测，也许并不准确，但我也这样猜测，在洛阳城繁花似锦的千年间，“苏杭”是什么，人们都还

不知道，怎么会希望住在那里？

关于洛阳这个名字，在韩国人那里还能找到许多琐碎，这让作为洛阳人的我汗颜，因为我们自己都已经很不在意这些。洛阳在中国也许就是一个城市，再进一步说就是有点文化的城市或者千年帝都之类。可在韩国人的记忆里，这个城市带给他们的好像已经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，似乎是一种需要用经历、寄托、追求、向往等东西浸淫的精神，而这种精神不仅是属于文化的，更像我们想象中的韶乐（上古舜帝之乐，是一种集诗、乐、舞为一体的综合古典艺术）。正如植物需要水，不仅是为了果实，更主要的是为了生命的灿烂！

总之，我的感受是，韩国人的洛阳情结比洛阳人要浓重，比中国人更浓重！

韩国人是很了不得的，巴掌大的地域，竟自诩为大韩，还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，敢拿着中华民族的汉字、端午节、中药和风水术数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去申遗，弄得整个华夏大地都哭笑不得。结合这些行为思考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韩国人在中国人面前，压根就没拿自己当外人，在他们需要的时候，中国的也就是他们的。他们可以来中国学习，包括儒学、文学、艺术，甚至是国家体制，只要是为了自己进步，不知道的和他们没有的，都可以学以致用甚至据为己有。韩国人的洛阳情结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繁荣、一种先进、一种天堂般的完美，洛阳只是他们为了不懈地追求天堂般的完美而固定下来的代名词，是他们为整个民族树立的座右铭。冷静一想，这怨谁呀，不怨韩国人煞有介事，只怨咱中国人太不当回事。大唐盛世的洛阳咱有过了，咱可以满足，甚至还可以浸淫在那种曾经的陶醉里，再去享受那痛并快乐着的一次次玉碎；韩国人没有，所以韩国人只有去追求！

有时候我倒感觉韩国人很“亲近”，是那种让我们烦恼的“亲近”。我家以前有个邻居，邻居家的孩子经常把我家当他家，进了我家根本不

把自己当外人，要吃要喝，不满足的时候甚至还要撒泼打滚。当时我家人都把这个小孩的举动当可爱，还逗他玩，有好吃好玩的还要故意给他留着，图个乐趣。慢慢地这个孩子长大了，成了半个大人，我家已经不再是他能撒泼打滚的地方了，但他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习惯却改不了，这让我家尝尽了烦恼。他不但像以前一样蹭吃蹭喝，还发展到把我家的东西往他家拿，而且是喜欢什么就拿什么，你一眼看不见，常用的小东西被他顺走了。即使我一家都像防贼一样地防着他，也是防不胜防。因为人家压根不把自己当贼，从我家往外拿东西时我们见了，就还给我们，我们没见，人家就当成自己的了。这样的事情肯定在我们许多人身边发生过，因为你只把孩子当孩子，没有预见孩子会长大。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肯定都不在意自己的作为，但实际是你一手培养了这个孩子的这种习惯，同时也为自己增添了烦恼！

我走上北邙的时候，想到这些，还是感到很快乐的。韩国人可以把我们那么多的东西看作是自己的，但他们来到了北邙，至少让我知道北邙是他们弄不走的。我们还有他们弄不走的東西，不该快乐吗！再者，韩国人的出现还给我们带来了启发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记忆去思考，既然当时的洛阳已经被韩国人当成追求和向往的座右铭了，那当时的北邙究竟是一座什么概念的山呢？

## 第二章 曾经的石破天惊

20世纪20年代，这座山上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里，发生了一件让整个西方世界为之瞠目的事情。这件事情虽然比不上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那样惨烈，但比之西方强盗对敦煌莫高窟的掠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个村子叫金村。

金村有秘密，而且是两个小秘密后面藏着的大秘密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村庄，又有着怎样的秘密呢……

当我和一个文物爱好者聊起来的时候，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——想起来真让人扼腕叹息呀！还拍着大腿做出十分惋惜的样子给我看。我知道他的惋惜很大成分上不是出于对文物的保护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先爱好文物，然后才开始靠着文物过生活。他曾经很神秘地告诉过我，如果知道哪里有古墓，告诉他，他能找来盗墓的高手，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亏了我！我在他的家里看到过许多的文物。据我观察，他各种各样的文物中，很少有真的，最多也就是个高仿。但他信誓旦旦地说绝对不假，还说出许多故事来佐证那些器物的真实性。有一次，他正有鼻子有眼地给我说故事的时候，有人找上门来要退掉一件青铜爵，声称买的是假货，上当了。他根本不示弱，毫不羞惭地告诉来人：“古董行里没有后悔药，你买到假货是你眼力不到，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吧，打眼的人多了，你见

谁还找后账？”要不是我从中劝解，他和来人差一点就扭打在一起了。当来人气愤地走人后，他安抚我说：“都是不熟悉的过路客，一点眼力见没有，就想来古董行里混，谁不是交学费学出来的！你要带人来买东西，我肯定都是真货，对朋友和外人要区别对待！”

他还告诉我他手里就有金村的东西，只是价格贵些。我说金村的东西你不会有。他说，绝对不骗你，真有。我说，肯定不是金村那个秘密里面的东西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说反正是金村的。我说，金村的东西也是上下几千年，你随便在金村捡个瓦当，也算是金村的东西。他狡黠地笑了，神秘地说：“是青铜器，像个夜壶，是金村的一个老人一直当夜壶使，我早年去发现后买下的。”我说：“你嘴里有点实话没有，那夜壶也太沉了吧？”他突然又半真半假地大笑了，说：“爱信不信，反正咱手里有，你想要啥，这点道行咱还是有的。”我坐在他家的小院子里，他一会儿给我拿个锈迹斑斑的铜镜，一会拿个砚台，一会又拿出一件玉器，还有石器、陶器、瓷器，甚至还有一个上古时期的玉璧。乖乖呀，我眼都花了，觉得坐在他家就像是坐在文物的大卖场。我说你拿出金村的东西看看。他不肯，说那东西轻易不能露头，也就没有敢放到家里。他还告诉我有三尺高的三彩马，蓝色几乎遍布全身，三彩挂蓝，那可值大钱，比国家博物馆的藏品都珍贵，那东西要是搬到国家博物馆，博物馆里藏的都得搬出去扔了。他炫耀地告诉我，那三彩马和金村的东西都在一起放着呢，想看也得求个缘分！

我被这位朋友弄得有些迷糊，这还是文物吗？他说：“黑社会不叫黑社会，那叫道；政界不叫政界，那叫道；咱这也不叫收藏，也叫道；还有你们文化人的道，叫什么文以载道。呵呵，一个道字，道尽玄机。道，就是用来吃饭、玩、生活、装门面的！”

我去了金村，从金村外步行到村子里，走了十几分钟。看金村的田野和村庄的轮廓，也就是洛阳附近众多村庄中看起来并不特殊的一个村

子，地处北邙脚下，站在村头，抬脚向北是上北邙，起脚向南是走洛河川。如果非要找出一点特色，那就是金村很出名，但这也是个人感觉而已。

金村是个很有特色的村庄。一个坐在村前老柿子树下的老者告诉我说，从前，金村的平民百姓在建房时，或者是垒个院墙、建个厕所，甚至是搭个鸡窝、砌个家畜圈，遇到砖瓦不足，就掂把镢头跑到村外的荒地里去刨大砖块。刨的人多了，开始有人玩玄，双眼紧闭，正转三圈儿，倒转三圈儿，再把双手一松，脱手而出的镢头落在哪里，就拾起镢头在哪里刨，十有八九不落空。金村人嘴上说，这是天神土地给金村人添福哩！不过，心里知道这地下肯定藏着很大的蹊跷。解释不了原因的老百姓胆子小，不敢大肆地朝地下挖。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个规矩：不是确实要用，谁也不去多挖一块砖。老百姓能似是而非地明白些能挖出大砖的缘故——老辈人传说这地下埋着金镞城，有人说是金堆城，即一个砖瓦砌成的城池。他们都担心万一哪一镢头下去，会弄出个天塌地陷来。担心归担心，金村人家的街巷院落里，到处都能看到那些从地下挖出来的黑青色老砖块，要么砌在这儿，要么垒在那儿。也有人说下面是下界的鬼城，因为经常可以听到半夜的风里夹掖着悲怆的哭声！所以，更怕得罪了地下的神器，不敢去深挖探究。但金村人更愿意相信是前者，因为他们都坚信金村村名的来历就是因为金镞城。

金镞城遗址在洛阳城东汉魏故城遗址的西北角，由魏明帝曹叡所筑。《水经注》是这样记载的：“谷水又东经金镞城北，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，谓之金镞城。”据勘探，金镞城南北约1080米，东西约250米，分隔为三部分，各有门道相通。它实际上是军事性的城堡，由于北依邙山，地势高亢，可俯瞰洛阳全城，具有制高点的作用。金镞城当时是明帝建来用于自己修身养性的场所，没有想到西晋代魏以后，晋武帝司马炎还真把曹魏的宫人集中软禁在金镞城内，让他们在这里胆战心惊地忏



悔。在西晋末年“永嘉之乱”（指311年即永嘉五年，匈奴贵族刘渊攻陷洛阳，掳走晋怀帝，纵兵烧掠）的洛阳争夺战中，金镛城是双方必争之地，当时称为“洛阳垒”。北魏迁都洛阳后，由于宫室还没建成，性急的孝文帝就在金镛城内暂住。隋朝末年，瓦岗军首领李密，先在金镛城内驻军，控制河洛，后在金镛城内称帝，国号魏。隋郑国公王世充之后废了隋帝杨侗，改国号为郑，仍都洛阳。此两雄并立，争战于河洛之间，相距不过25里，故洛阳一带流传有“二十五里双皇帝”之说。金镛城由此又称“李密城”。这些帝王在金镛城居住期间，为贪图舒适安逸，都要大兴土木，消耗大量金银，整个金镛城内宫殿巍峨，金碧辉煌，重楼飞阁，高耸入云。除了面积较小之外，其豪华程度不在汉魏故城之下。《洛阳伽蓝记》描绘其“重楼飞阁，遍城上下，从地望之，有如云也”。

金镛城的建设和好几位帝王有关，它的消亡也和另一位帝王有关，因此，它总是和帝王扯在一起。传说，到五代时，金镛城仍是宫殿宏丽，城池坚固。那个洛阳火烧街出生的赵匡胤，在开封取代后周称帝后，虽然对前朝的国都汴梁很看不上眼，但因为是谋取的帝位，也不能马上迁都。赵匡胤在洛阳土生土长，自然见过金镛城的辉煌。在他的心中，当时的汴梁城远不及金镛城气派，因此常常思念金镛城的豪华。据说有那么一个夜晚，宋太祖梦见了金镛城，便在里面流连忘返。次日梦醒后，惊见汴梁一夜巨变，宫阙层层，楼台高耸，金碧辉煌，活脱脱就是他梦中的金镛城。他百思不得其解。数日后，有西京洛阳来信告知，金镛城竟也是在一夜之中不翼而飞了。此时的宋太祖才恍然大悟，方知是灵性的金镛城为了他一代帝王的夙愿，已在他的天子一梦中飞迁汴梁。后来，天下人都疯传着“金镛城夜转汴梁”的神话！

一座城池在洛阳和开封间能飞来转去的传说虽然荒唐，但我们还是从中看出些门道。改朝换代的宋太祖赵匡胤为什么思念金镛城？他不过是想迁都洛阳，只是碍于自己是靠着“黄袍加身”谋取的后周江山，不